三樂齋

龍門四書人物備考

論下 卷七 卷八

PL
2463
Z8H78
1740
v.4

LIBRARY
JAN 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禮器篇○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礼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礼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義理礼之文也無本

增訂四書通典人物備考之下論卷之七

太史芝臺陳仁錫增定

弟　中卿禮錫　和卿義錫　成卿智錫　參訂

禮與中庸不敢作禮樂句參看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

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理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礼鬼神不享也居澤以魚鼈爲礼居山以鹿豕爲礼君子謂之不知礼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礼之大經理之大倫以地廣狹礼之厚薄以年之

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

上下是故年
雖大役衆不
臣懼則上之
制祀也節矣
礼時爲大順
次之体次之
宜次之稱次
之堯授舜舜
授禹湯放桀
武王伐紂時
也詩曰匪革
其猶聿追來
孝天地之祭
宗廟之事父
子之道君臣
之義倫也社
稷山川之事
鬼神之祭体
也喪祭之用
賓容之交義
也羔豚而祭
百官皆足太
牢而足不必
有餘此之謂

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損社稷也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乙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

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

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歛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

此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則衆亂

声之辭意相應自然生高

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　與中庸不敢作禮樂句參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下清濁之变变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

先王慎其所之感人心者故以禮以政以刑而其政則一歸于慎

宫属土于五声獨尊故為君商属金声次濁故次君而為臣角属木声半清半濁居五声之中故次臣而為民徵属火其声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羽属水

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麄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音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

声至清有德而後用物故爲物

清廟之瑟声濁而遲是質素之声非要妙之音也故一人唱而三人和雖非極声音之美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尊以玄酒俎以生魚大羹無滋味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而其中

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

則有不盡之味存焉故曰有遺味

樂則欣喜歡愛之和出于中禮則進退周旋之序著于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

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

綴舞者行位相聯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

論者雅頌之詞倫者律呂之音循其詞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

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盡善盡美矣故曰非備樂熟烹牲体而薦不如古者血牲之祭爲得祀意故曰

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漑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麤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

非達禮

齊讀爲躋天地相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與焉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

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

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生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作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也

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殺減也廣賁言中間緩竹貌土革木之音皆怒也狄逖同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音也

立學者樂師掌國學之政

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厚德律小大之稱比終始

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

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

五聲配五行之色故成文不亂八音配八卦之風故從律不姦

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本之端和順積中德之華英華發外三言謂志也声也容也皆本子心之感物而動然後發之八音之器及干戚羽旄也

人情理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流同故可窮本之同而知變之異人情理微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以辨異故可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

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順。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爲樂不可以爲偽。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同異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之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神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樂者非謂黃鍾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

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兼用殷禮也

子諒作慈良

樂之感化人心至于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

樂由陽來故盈禮自陰作故減然禮雖亦退藏而用

面而絃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

則貴和故以淡爲文樂雖主充盛而用則貴抑之以節故以反爲文

使樂律或紆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體而廉或肥滑而肉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

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禮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

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

聲與音不同生人哀樂之情發見于言語之声于時未有宮商之調惟是声耳至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声為曲以五色成文即是音此音被諸管絃乃是樂

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陳

案陳嬀姓周三恪之國閼父子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蔡自叔度至蔡侯齊凡八世孫考父立爲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莊子孔子窮于陳蔡之間

陳。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名二水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夏后氏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時。裔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俾奉虞帝祀其地今陳縣是也

蔡

蔡姬姓始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

陳蔡及門

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

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于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迹于衛伐木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瑟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撫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

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皆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可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奚爲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齊小白之有霸

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降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

心生于邑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能為稼而不能為穡良工為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已修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大雅抑之詩

抑抑威儀（抑抑密也）維德之隅（隅廉角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哲知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戾反也）無競維人（競強也）四方其訓之有覺

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樂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言人密審於威儀者抑抑德必嚴正故斯抑威儀乃德之隅而今之所謂哲人者未嘗有其威儀是無哲而不愚矣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戾其常矣○言天

德行（覺直大也）四國順之訏謨定命（訏謨大謀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遠猶辰（遠猶遠謀也辰謂以時播告也）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質爾人民（質成也定也）謹爾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用戒不虞（虞度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讎答也）無德不報惠於朋友（羣臣也）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承奉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顏路

顏路諱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顏路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子回。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生伯魚伯魚之生

故能虛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方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謨訓以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言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若圭之玷缺尚可磨鑴使不言語一失莫能救之且戒深矣○言不可輕易而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易致差失當留[illegible]

也齊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家語本姓解篇 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服朞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於禮無服朞可無哭矣而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也○此段出禮記檀弓上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墓在孔子東

棺槨

附身曰棺附棺曰槨有底曰棺無底曰槨 白虎通云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親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 禮檀弓云有虞氏瓦棺陶不用薪也 夏后氏堲周火之餘燼冶土爲甎而周于棺次 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柳衣爪以障柩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十六至十九爲長殤 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十三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 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酬仲惠於朋友下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故也

家語 顏淵喪既祥顏路餽祥肉于孔子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闕里志 鯉生子昭公年既長魯昭公以鯉賜之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公卒

說驂而賻 註

禮檀弓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驂馬曰驂貨財曰賻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過乎夫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必當行賻禮

喪具稱家之有無 註

禮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 何以為厚薄劑量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 還音旋 縣棺而封 縣音玄以手縣縆而下不以碑繂 人豈有非之者哉 無財不可為禮

鬼神死生

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 管子曰禪于鬼者義

荀子曰緣貨　財曰賻輿馬　曰賵衣服曰　襚玩好曰贈　玉貝曰唅賻　賵所以佐生　也贈襚所以　送死也　還葬門敍里　即葬不殯而　待日月之期　左傳杜註長　府官府名　世本庖羲氏　作瑟瑟潔也　使人精潔于　心淳于一行　也○韓詩外　傳云昔者孔

子年六十九

十八易曰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可見其論死生無二道也

長府

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六府允治以其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通考云春秋于長府不書必閔子諷諫之力

由之瑟

家語樂解篇曰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

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己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也其習御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必懸淫其音參以為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其得時阜盛也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而為誡夫紂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堂

釋名云堂謂堂堂高顯貌一云堂當也又明也

室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師商

為負狠邪僻不亦宜乎

漢註云八室係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

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夫子稱商曰不及而子夏之徒有田子方子方之徒有莊周其言汪洋瀁衍世所謂過高者也說者以為矯其師之敝而然非也子夏篤信聖人卽廣大高明所得多矣苟其率性之中畧有纖微之不合便為不及非可以淺見窺也。

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者蓄居也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

貨殖

貨殖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雜記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

子羔

高柴字子羔季羔左傳稱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長不盈五尺為人篤孝

事也刖其先
人如仕食祿
當何君時文
公至哀公七
君
匡蟹背殼似
匡也緌冠之纓
者必由乎匡
之所爲然蟹
之有匡非爲
蚕之績也爲
背而已
范蜂也首之
冠者必資乎
緌之所飾然
蟬之有緌非
爲范之冠爲
喙而已
通幽賦注云
衛蒯聵亂子
羔滅髭鬚衣
婦人之衣逃
得出曰役爭

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此段出家語弟子行篇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兄死者必爲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爲子羔而已。此段出檀弓下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段出檀弓上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庚償也償人之禾也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此段出檀弓下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子將奔衛侯輒來齊僧人遇子羔天生君子其道固

問子羔武伯問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此段出家語致思篇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過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此段出左傳哀公十五年

色莊

緇衣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又曰情欲信辭欲巧言欲稽古人之道莊子曰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註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類也我生之恩同類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爲父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偏祭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後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于民死乃配稷而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子然習見其父逐昭公習懷不臣之心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就孔子問之

社稷

孝經緯云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祭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地道有柔險之義故求之以血　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壝壇在中外為壝白虎通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以爲天地求福報功。

讀書

劉子曰劉公明嘗言讀書多見古昔之[illegible]

魏略云董遇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二十五人爲兩一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萬二千五百爲

子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也　後漢書云昔者先學大道以觀于政夫爲君而不明于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于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于日月而知溢于四海享堯舜之榮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曾皙

曾點字皙魯南武城人曾參之父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

師旅

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饑饉

一單

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

道義曰集註衆類曰同周禮殷見曰同同殷即衆也此殷爲衆避未諱也但周禮有殷類曰覜又一禮也

禮書曰玄端

爾雅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饑爲薦。　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祲。　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鶉鴳。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兎。

會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宗尊日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猶勤也欲其勤於王事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不期而皆至時見曰會。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之事爲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殷見曰同。殷猶衆也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亦爲壇旅見諸侯而命以政焉其來必同故謂之同時聘曰問。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覜曰視。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而衆聘焉

端章甫

許白雲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

則士冠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齊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服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劉熙釋名云章甫殷冠名也甫丈夫也服之以表章丈夫也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

尺二寸而屬幅袪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　王制云天子龍袞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禋冕以朝朝玄端夕深衣

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者玉藻天子龍袞以祭玄端朝日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毋音牟追音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小相

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

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中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其陸機詩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

莫春

梁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將禊于九門節方郊于七里扇習習之和風照遲遲之華景飛玄鶴之上翔奮丹胸之山雉聊結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前軌。　晉阮修上巳會詩曰三春之季歲惟嘉時靈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翔鳥羣嬉澄澄綠水澹澹其波修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逍遙其樂如何。

仁山金氏曰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

沂

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

南而入泗者也沂岸[illegible]所水淺中有溫地志據冬而一故曰溫泉

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父兄處禮所謂防若浴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小北東門
即爰居所止處也　文選云濯清濟之流豈同禊洛救泂灘之濱擧止
洛沂。

雩

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禱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　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　按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止息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祀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舞皇舞雩有二一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

諸侯

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宮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無會同此宗廟會

司馬牛宋人本向氏出于宋桓公之後又爲桓氏世爲宋司馬又爲司馬氏向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斤子車次牛○向魋殺宋公又欲殺孔子其弟子斤子車亦與同惡

哆侈微張之貌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同。所以爲諸侯之事。

司馬牛

司馬牛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於魯卒於魯郭門之外阬人魯人葬諸丘輿齊地名

譖毀也附刺讒詩

小雅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飾小過以成大罪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

文質○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肯疑而處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又一章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足食足兵

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兆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是食即所以足兵也

棘子成

子成衛大夫萬姓統譜云子成之後因爲棘

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也子之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鄙野

周禮曰孤執皮帛注云東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有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駟

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驂是也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騑 劉析曰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

虎

說文云虎山獸之君 風俗通云虎者陽物百獸之長 雜俎云虎交而月暈 格物論云虎一生止一乳二乳必雙所謂虎不再交是也死必葬木及巖石未嘗仆地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生本草行義云風之從虎者蓋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得不從故嘯則風生自然之理也

豹

爾雅云豹花如錢圈而小於虎 格物論云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

之爲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疎朗炳然蔚亦養而成之

初魯亦行徹自宣公有履畝之說遂畝又加一倍故曰二履畝者公田之法宣

中空比比相次　詩疏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年饑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此徵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

徹

徹即助也公劉乃殷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已謂助爲徹矣貢助徹本無二法于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藉民耕而官收其租謂之助貢法無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田租無常額猶今之就田分租也周之徹法天子畿田提封百萬井諸侯提封萬井每井八公田百畝萬井當有百萬畝每畝受粟一石八斗當爲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匹婦當爲八萬婦每婦

公稅其私田之畝復十取一稅丘甲今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井土戎馬等甸中共出也成公使畝各出之重其稅

收布絹二匹。當爲十六萬匹。而絲絮不與焉。以守祖廟之典籍。如祭祀宮室婚姻死喪百官之廩祿。燕享諸侯之幣帛饔飧。并賞祀賢學。存問長老。皆吉凶賓嘉之常禮。至于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旄戎服之修。或取之粟米。或取之布縷。租稅所入。費已充足矣。周禮載師任地凡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也。

宣公稅畝　註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計十取一。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以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也。

齊景公

齊稱杜老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晏嬰故初年政治可觀至于晚年與民結怨大非注時苦晏子必已老矣景公之善繇係于晏子之存亡也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弒莊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此段出史記又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公如之因入饋與晏嬰俱聞齊禮三十二年彗星見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此段出齊世家公起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甚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傲我若之何歌終喟

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乎寡人將罷（此段出晏子傳）時雨雪三日
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
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此段出晏子春秋）公
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觴置以進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
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
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次其[illegible]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
酒三行晏子辭而去（此段出韓詩外傳）會陽虎奔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
子諫景公乃囚陽虎虎得亡奔晉（此段出齊世家）四十八年公與魯定公為夾
谷之會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
患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
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過（此段出齊世家）
五十五年范（吉）中行（音杭）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

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此段出田齊世家 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景公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口 秋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齊東鄙 公卒荼立是爲晏孺子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公子壽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悼公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師衆也謂衆公子胡黨之黨所之也往乎此段出左傳哀公五年 晏孺子既立國高爲相田乞僞事國高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之焉 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遂攻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晏圉奔魯圉晏嬰子也 田乞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即位是爲悼公

遷晏孺子於駘殺之於是政在田乞而篡齊之禍肇矣

粟

祖伊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故以莊公不能正室而魯人告糴惠公不能仁親而秦人汎舟。陽朋曰粟內用以處中有倦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

陳氏厚施 詳見晏嬰傳

折獄

釋名云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墻其形圓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 言領錄囚徒禁禦也 按急就章咎繇造獄後代因之。 胡氏曰折者析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乃平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易豐象君子以折獄致刑 書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

季氏竊柄盜于國也康子季孫盜于宗也何問盜爲○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子路誠信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正

三墳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逸周書曰。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順政。

季康子問盜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初陽虎欲去三桓。而已更孟氏。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以次日攻三家。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楊越虎之弟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封父之繁弱

民盜而邑宰不得問家盜子大夫不得問國盜而魯君不得問司天子亦不得問魯誠多盜也哉

欲使免已于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也名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既至闔門有自門射陽越殺之陽虎刦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　汲冢書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跖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驅山之陽抉人肝而餔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竊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因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假然竊以逃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爲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綴有焉而與[illegible]者不得

泰本紀云向顓頊之後伯益則皐陶之子非之所出○蒯之生焉喙漁于雷澤郡以爲士師一振旅而不仁者遠封之子皐見曰皐陶○史記皐陶爲大理平

問也僭君臂之大夫也[illegible]
君醜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無局何以有王章也遂一君復易一
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于人而已矣子大夫與
吾儕小人其俱負纍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丟之繫
于獄中。

皐陶

皐陶一名庭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顡瑰)檮戭(桃衍)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皐陶佐舜爲士師明於法則以弼五教民協于中。不犯于有司(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皐陶謨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

民各伏得其實○荀子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

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附空桑辨　呂氏春秋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力牧黄帝相也）生于空桑。（解見後）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此段出通鑑前編）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出而從湯。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

養之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人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曰伊尹

●莘方山曰按陳留縣南有莘故城即上古莘氏之都也莘氏人皇氏十九代孫至今人指為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為空桑伊生其中固

至味。湯曰。可得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為天子。然後可耳。湯舉任以國政。既以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覺謂先知也。較謂直道也。吾大命格兮。吾謂桀也。格至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此段出史記殷紀并尚書大傳尹遂去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殷之二賢臣也。遂作女鳩女房二篇。當是時。夏桀為虐。而諸侯昆吾為亂。陸終子六人長曰昆吾氏乃從湯以伐昆吾。此段出殷紀湯欲伐桀。尹請且乏之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後漢東夷傳有九種曰然夷于夷方夷黃夷陽夷白夷赤夷風夷諸類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之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娀之墟遂奔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為阿衡。商之官名阿綺也衡平也倚尹以平天下也以左右

已大妄。而唐傅奕乃曰蕭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謂空桑者枯桑。然抑又謬矣

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素王。王道之原素也。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也

之（出藝文類聚）既乃大旱。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民是以不困（出通鑑前編）湯問尹曰。古者所以列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重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不順也）於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於王。作咸有一德。篇辭具載商書。尹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出說苑臣術篇）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親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於亳。去湯冢七里。至大戊（商中宗）

聃其子伊陟爲相前編

有司

按周家立政小不遺于攜僕遠不忘乎四夷皆所以先有司也。

赦

禮記王制篇曰附從輕赦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

爾雅云赦舍也郭璞註謂赦置也。易解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　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正名

賈太傅新書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

禮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白虎通曰名者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　正名只是正之無立他

所得用衛侯與其名曰爲然後受之故尊守上下之分者雖至名號使爲焉

人之理。但念輒既爲君。而聵未正父之名。則聵將名爲臣乎。帥而圖之。則聵將名爲賊乎。孔子果用衛。只可令輒迎而養之。則父子之名已正矣。不重禰其祖。立孫周道也。孫立則祖廟之下。安所得禰廟而事之

刑猶人之有刑辭不具不足以爲刑體不備不足以爲成辭成則刑有所成而不可變盡心者盡心以聽刑也

刑罰

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爲詈。刀守詈爲罰。罰之爲言內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於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以畏懼以全命也詈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刖非寸寸丈尺也言網以繩羅之事　虞書曰。象以典刑。典刑常刑也墨劓剕宮大辟也流宥五刑。流遣之遠去宥赦也如刑之可疑者鞭作官刑。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扑作教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金作贖刑。黃金贖其罪刑之至輕者眚災肆赦。眚過誤也災不幸也赦者也怙終賊刑。怙者恃也終再犯也賊殺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illegible]也五流有宅。流雖有五但爲三等之居大罪投四[illegible]

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吏又問之萬民然後決其輕重也若有疑露之者意而難隱覈之實迹明難于擬新矣于是附從輕赦從重附而入之則施行從輕赦而出之則有罪從重也

次則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造之國其民未習於教故宜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定之國其民已熟於教故宜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衆亂之國其民不率於教故宜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施於六遂者上功糾力。遂以農功為上而察其不致力者則刑之二曰軍刑。施於軍旅者上命糾守。軍以命為上而察其不守律者則刑之三曰鄉刑。施於六鄉者上德糾孝。鄉以成德為上而察其不致孝者則刑之四曰官刑。施於官府者上能糾職。官以賢能為上而察其不稱職者則刑之五曰國刑。施於王國者上愿糾暴。國以謹愿為上而察其強暴者則刑之尚書呂刑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以弼教也所謂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兩造具備。兩爭皆至師聽五辭。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屬五辭簡孚。簡核也孚實也正於五刑。正質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刻額而涅之之刑可疑則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劓辟疑赦。劓割鼻也其罰惟倍。二百鍰也剕辟疑赦。剕刖足也其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宮辟疑赦。宮淫刑也男割勢女幽閉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

三揖卿大夫士也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

祿爵朱邦錢

大辟死刑也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罰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刑適輕下服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下刑適重上服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輕重諸罰有權權一人之輕重刑罰世輕世重權一世之輕重

子郢辭位討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郢即子南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我所意與諸子不同且君沒於吾手。靈公沒時我在其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納衛太子於戚。出左傳哀公二年

祿

周禮[illegible]日逆大夫以致家[illegible]以稽功事。九職之事民[illegible]正歲簡稽修廢

屬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政

法。

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也○九穀黍稷稻粱秫菽麻麥豆也

農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詩噫嘻篇。率時農夫。同爾是播厥百穀。駿發爾私。其私田。大發終三十里。萬夫之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管子曰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

虞衡曰木曰果草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蓏

閭師凡任民

園

說文云。園。樹果也。圃。樹菜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此園即載師所云場圃在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故云毓草木者 晁璞篇云古者人各有業

周禮敘職事曰。任農任圃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躬。耕。植。之理。者也。今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概。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尤悉。元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呈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衛

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初爲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封康叔爲衛伯。分以大路綪茷旃旌大呂之樂。而居于商墟。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衛子荊數而頌春秋初年已有周呼之妾無益頭如小白重耳以公子之稱以稱人曰去子古大子自稱時事特與取以淡之○魏王肅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

移魯桓公以弟而篡兄衛出公以子而拒父魯季氏逐君而專魯衛孫林父逐君而入衛其政相似季之衰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以此

公子荊

公子荊一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出家語六本後獻公三年季札適衛見公子荊而悅之曰衛多君子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靈公十三年公之兄公孟縶狎司寇齊豹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齊豹將殺縶公在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事祭祀也蓋獲衛郭門齊豹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用戈擊中公孟之肩殺之靈公聞亂乘驅從閱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肩公遂出郭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禮記疏曰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又曲禮稱僕皆用大夫士也

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尊者明帝紀

僕

禮書云。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漢明帝臨雍拜老甘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皆齊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天子迎於門屏交禮

[illegible]迎[illegible]謂[illegible]其朋因於[illegible]　進入門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

今時皆也若前鄉天子之學　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胤[illegible]）祝鯁在前祝饐在

右老人食多鯁饐故眾人於前後祝之使老人不致鯁噎也　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太尊顯故也

唐太宗增廣生員　註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祀初崇周公爲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能通一經者聽署吏廣舍學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illegible]音奔去聲）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絁（絁音[illegible]）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明朝一統志青州之州一爲莒三百七十里

禮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古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爲宗有小宗而無

獻陵之對 註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臣以爲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爲毁觀

莒父

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即子夏所宰之邑

宗

禮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別子爲祖者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爲小宗者謂父之嫡子也兄弟尊之故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

宗而無小宗有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視　漢書注視近也君受命與宗尊也有然可言也

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將待聚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　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

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三族父子孫又漢書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爲三族○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九族之親舉近以該遠也　海錄云三族父母兄弟

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　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　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

左傳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註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斗

漢律志云斗者聚升之量也十升爲斗

女遊坼叔皮曰案秋六材不苟椽梁之任斗筲之子

管今作籌陶氏曰籌可算數曰筭籌用一名籌器以竹為之今俗名籌算是也

算

算籌也或作筭通作筭長六寸計數者從竹弄言常弄乃不悞也。綱鑑云黄帝命容成作蓋天（即渾天儀也）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謂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算大撓作甲子也）以定氣運又命隸首作算數。（九章算法）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漢律曆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此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法以命百事也）本起於黄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黄鐘子之律也子數一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是以一數變而為三也）歷十成之數十有九萬七千一百四十九而五數備矣（初以子一乘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

九章算法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物價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

御高深廣遠算經問云度之起起于何曰度起于忽忽者神虫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絲十絲為毫量起于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圭十圭為抄抄起于何曰抄起于黍黍是三稜草子也十黍為絫十絫為銖

之數賓凡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張晏曰林鍾長六寸韋昭曰黃鍾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為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為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推歷十二辰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毫毛毫也十毫為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十黍為絫十絫為一銖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南人

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筮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況于凡人乎。

巫恆巫之有常者

望祀者望而祀之望衍者望而延之授號以所祭之名號也

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

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國有大烖則帥巫以造巫恆。祭祀則共匰主（主神所依也匰盛主之器○匰音單）及道布（神巾也）及蒩館（蒩以茅爲藉館所以承蒩若今之匣也）凡祭祀守瘞（祭而瘞牲玉司巫守之禮畢乃去）凡喪事掌巫降之禮（人死則魄歸地魂生於天故喪事則巫掌降之神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游魂無倖東方以招之）冬堂贈無方無筭（冬者歲之窮設祭於堂以贈逐厲鬼無方者東西南北惟所往無筭者醴祭多寡惟所用）春招弭以除疾病（春陽氣來則亦設祭以招吉祥弭禳災而疾病可除矣）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如今上巳修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去汚穢也）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烖則歌哭而請（歌以感神哭以動哀也）

醫

說文云。巫咸初作醫　帝王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草木典醫療疾

周禮天官太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人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疕身瘡曰瘍者造醫師求藥○疕音七瘍音羊）使醫分而治之。

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凡此皆所以勉醫也

戰

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釋奠于學而以訊馘告觀此知先王教民之義矣

接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又堯之臣亦有羿羿乃善射之號也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又仰天問云羿焉彈日烏

羿

夷羿有窮之君也假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聞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傳出木　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為如飛名曰則射其左目風白鳳裹入室宅

羿斷

離騷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九嬰水火之怪也猰貐獸名）有功于天下列爲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人皆祀之堯羿其爲人因名曰羿（出淮南子汎論訓）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眦之囿是無進妙（羿之射藝）出天下（出文選注）途遇王王命射於方寸之皮徑寸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惡氣戰射之矢逸再射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傅彌仁）以對曰若羿者其憂之爲戚而萬金之爲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知亡欲之道矣太康之立荒逸弗恤國事畋於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夷羿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王遂崩於陽夏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羿爲之相維時羲和（羿之黨也）沉亂于酒退棄厥司惟夷羿是與王命胤侯掌六師征之羿遽隱匿及相立（仲康之子）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氏代夏政自鉏遷於窮石滅樂正后夔之

棓大杖也以桃為之

斟灌斟尋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者

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黰（音眞正）厥澤可鑑（容貌光澤可以鑑人）夔娶之是為玄妻（髮黑曰玄妻）生伯封貪殘忿戾實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出資治通鑑）羿於是遂恃射不修民事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尨圉（四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寒國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之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娛羿於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八年將歸自畋羿徒逢蒙取桃棓殺之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於窮門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國名）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鄒界）及豷使澆滅斟灌斟尋氏處澆於過（國名）處豷於戈（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二國斟灌斟尋鄒之遺民也）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桀

地行寒浞使澆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於過夏后之臣靡自有鬲氏以滅浞而立少康詳具夷羿傳中

稷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林乃遷而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宜以為稼穡民皆法則之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享其利至舜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山海經曰拔 書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則亦當躬稼矣又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跡是稷耕之證也

舐犢之愛 註

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近遠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註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辭令也命謂裨諶草創之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禱如衛太

日磾音容低○今日磾漢武帝時人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婦寺之忠詰

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爲命

春秋隱公六年書鄭輸平定公十一年書及鄭平固知鄭之爲命與春秋相終始者也是以孔子贊之　鄭當春秋之始實平王之子射桓王之肩其勢强矣厥後晉楚爭鄭奔命不休竟成以小事大之國然則鄭之爲命亦衰世之意也

裨諶

裨諶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氏卽良霄使公孫黑如楚卽子晳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爲行人子晳曰可則往難則止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攻伯有氏大夫和之一二

皆有文能辭令難爲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太叔

日與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不能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然明曰政將焉往問鄭政將歸誰人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産言政必歸子産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産位班次應得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産之德爲世所高又應得政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天又爲子産除伯有使之喪其精神自取滅亡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也不然將亡矣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焉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世叔

世叔游吉一曰子大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氏爲氏鄭簡公二十二年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受聘而使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君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驛傳車也問鄭君來朝否子

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楚君之命將以弭兵爲小國之利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飢荒之難故令鄭伯不得自朝楚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小國大夫何得與楚國之政令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草行爲跋水行爲涉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失德則諸侯皆楚亦將爲楚君不利小國恐懼正坐于此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公孫舍之曰楚君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不修德復歸無所失道已遠又無所歸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而後歸以快楚人欲得諸侯來朝之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我乃得休息其民言[illegible]將朝于楚及冬[illegible]出魯襄公二十八年

夏晉知悼子（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伯石公孫段）子大叔見衛大叔文子（太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已甚）子大叔曰若之何哉（將如晉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姬姓也斬而後生曰肄餘也夏肄謂杞也屏蔽也言晉不憂諸杞而獨城杞）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同姓異姓是離之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晉不恤鄰近之親其誰旋旋而歸之出襄公二十九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請使女擇焉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故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其罪放之于吳將行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彼謂子南被逐）

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宗人夫火嚴剛故人鮮灼水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産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盜鄉聚萑子苻澤將盜以無取於游吉游吉騎兵戰一日一夜僅能勉之游吉喟然嘆曰吾蚤從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張擢雖有智畿然不如爲

乃國之政令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出會昭公元年）二十七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已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吉凶之事不煩勞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命會以謀闕會事則總朝聘盟會而言之）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如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今寵妾少姜之喪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嫡夫人惟恐得罪于晉豈敢謂勞也）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齊必復爲女）今茲吾又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趯音惕）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我幸而得聞此禮數）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也）火中寒暑乃退（心星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極則必退理之必然以喻晉張之一極）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二大夫退子大叔告

識尚在君子之後

發揚婦也識者常苦後小發婦所宜憂今不以為學小而憂其滅恐禍及已

八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三年）子大叔相鄭伯如晉賀虒祁。（虒祁宮名）使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勞土木興怨謗）（是可弔也而乃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宮成何其言弔）其非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與晉非）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大叔使除道之衆執毀廟之器以立而無用毀其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出昭公十二年）

定公八年子產卒子大叔為政。（昭公二十年）十二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士鞅）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言我有鄭國之事不能憂恤何敢及於王室）抑人亦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今王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王室之不寧晉之恥君子。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出昭公二十四年）十年。獻諸侯

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
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而民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
為五味五味之氣遞曰為酸鹹辛苦甘之味發為諸陰陽風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
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五氣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
三犧祭天地宗廟者以奉五味凡此皆以成五味之用也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
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以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
之六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
色色之用為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八風八方之風
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以奉五聲此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以春殺戮之用也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內外經常之物事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以順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其象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出昭公二十五年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名舒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

貳副也弔喪無副者

紼挽車索也禮送葬必執紼

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供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不責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葬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獨此數事乃使卿行）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若遇多事之時雖士弔大夫送葬亦有不得如先王之禮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善其君自行有加禮）而不討其乏（或乏之不得如數則不討其罪）明底其情（明致小國有無之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汝來會葬何不從舊禮）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出昭公二十年）

諸侯盟於召陵子大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

無悍觀無違戾無放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訟非從私犯非義斂敢

周禮云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

之定公四年

行人

鄭國注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二十年鄭伯賞入陳之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命子產歸而右百乘代時車作總襄二十五年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王所賜車之總名先六邑三十井曰邑子產讓功子展子罕各命之而辭其賞公固予之及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知政矣讓不失禮出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三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於墓楚郟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圍為令尹康王弟子羽曰是謂

闕貫要以禮諸侯之喜叔孫以補諸侯之缺子產公孫揮能知四國者爲之所欲爲而辨其大夫族姓之所位貴賤能否而善爲辭令人

入國猶在郊外備而戒然

不宜必代之昌(令尹必代君昌盛)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弒郟敖而立(出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四年衛侯(衛襄公)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北宮佗也)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出襄公三十一年)

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五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令尹即公子圍伯州犁從行故使對答子羽)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氏)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使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復命)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而無乃害

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出昭公元年

假不反言將遂爲君也

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以鄭懲楚爲恐且責不恨楚而思距違楚命是之命令將壅塞不行所懼在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言豈敢愛豐氏之祧楚禮之廟不使楚行昏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於虢尋宋之盟也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之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而圍若行自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肅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有執戈居前亦無所怪）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公子圍此役嘗以辭令假借君服於楚蓋伯州犂諱大夫議之故言假以飾令尹）君也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二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

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但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知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亂諸公子劇

兆憂已開憂兆也

韓非子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

圍及伯州犁圍此冬篡位犁亦尋為圍所殺故曰可憂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則樂故圍州犁皆無憂而取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惡也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者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退會既會而退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訓其似君反謂之婉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撫不敬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曰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與子皮子家蔡公孫歸主持之言無所取要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國弱物云代二悲故為代人憂子招樂憂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是以憂為樂齊子雖憂弗害衛齊惡曰雖憂何害是以憂為無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書太誓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皆身各無罪○出昭元年

子產潤色詳載本傳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子[illegible]之[illegible]荊王[illegible]諫司馬子祺[illegible]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

文秀公孫揮[illegible]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謀於寬閒之野則得其所謀謀於喧囂之邑則不得其所謀此其才惜之敘）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又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西

楚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卒令尹子常（名囊瓦）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壬即昭王）弱（年幼也）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子建所聘而平王奪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法王順國治（立王而順為國而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子建聘之見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不立秦出是敗秦之親）速讐（秦愛其出必將來討此速仇之道）亂嗣（不立太子是亂王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益）不從

子西之諫曰吳之大共樂之二矣子西非其十且引繹而此日臣廟古有道主昔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諫而不足以勸其諫其君者刑而不足以禁其大子聞之忠哉而臣者諫臣也願王以忠而誅諫罰王曰今我聽用焉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些之何子西染後世

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出昭公二十六年 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掩餘燭庸皆王僚母弟鍾吾小國名○出昭公二十七年 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田土定其所徙之居 使監馬尹大心監馬尹名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養楚地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使二尹城養以居吳公子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仇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仇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之仇也 吳周之胄裔也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子故爲周之族胄遠裔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不知天意將使之爲暴虐乎使闔廬用兵以自翦削喪滅吳國而以其土地封大異姓[illegible]或者其久以福祚吳國乎其事可知不久遠矣 我盍姑億

於手削毫之
上則子孫必
不忍遊於文
妹之所以為
鄴也王曰
善乃選孔子
問之曰甚哉
子西之諫也
天之于十里
之土地之于
百世之後者
也

況若世世之封
○是時王聘
孔子至楚將
封以書社地
七百里令尹
子西曰王之
使使諸侯有
如子貢者乎
曰無有王之
輔相有如顏
回者乎曰無

吾見瑕也而（子胥……以行其謀之師）未習（……）動以
吾王勇聽吳子怒（楚……王不聽其言吳王甚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
山以水之徐子失國奔楚楚與伐楚於是乎始病（用昭公三十年……）
伐楚戰於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出奔濟江入於雲中（……中所）
（……之學……江南）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
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於雍澨（楚……地）會秦救亦至
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用定公四年）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
輿服以保路（子西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之車服以保安道路間人心）國於脾洩（楚邑也……于脾洩之地）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乃及聞昭王在隨乃從王于齊）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完城）
子西問高厚焉弗知（知其數）子西曰不能如辭（何如辭）城不知高
厚大小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大小數常復與知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我固常辭不能）
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

有王之將雖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覿之昔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出定公五年

昭王旣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昭王兄公子結也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臼出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不畀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使復其職吾以志前惡我用此以識前日之過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九子皆從王有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鬭懷鄖公辛之弟也以王奔鄖時懷初謀殺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言懷終從其兄辛之言免王大難是大德故宜滅其小怨理當如此○出定公五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人楚舟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以上又有舟師故以陵師別之繁陽地名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鄀音若而改紀其政又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出定公六年二十二年吳師在陳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所

積土曰臺有木曰榭障澤曰陂積水曰池過再宿曰次言夫差再宿即備臺池之樂妃嬙貴者嬪御賤者言夫差一宿之處亦備子女之奉

恤者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不起壇也器不形鏤形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所備也不自先食其所嘗者謂美食也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忘其勞也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一日所行之地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用之事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出哀公元年

二十七年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在魯昭公十三年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言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不如死之為愈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棄先君與陳之盟逃吳人累世之仇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子期亦不肯立則命公子啟子閭也三人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

太冥陳地吳師所在

越女昭王妾也

子木卽建也晉人使諜何之時欲襲鄭之期

周親也率行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潛師密發也閉塗塗不通外使也）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出哀公六年）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師及桐水之曲○出哀公十五年）○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求還鄭國）鄭人復之如初（子建還鄭人待之如初時）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鄭人省察其實得晉人所使之間諜）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illegible]）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卽子高沈諸梁）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名之自貽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不爲害人之事）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而求死士好復言（言之所許必復行之不顧道理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死）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楚邑）

新復政令道求得節期

請伐鄭其後建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北子西於鄭人言我欲復仇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謂王孫勝言何故自厲劍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言勝如鳥卵我翼覆而長育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狂易妄言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不知悛改戒懼勝遂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劫惠王以自固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也出哀公十六年

按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閼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其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伯氏姓名無考

奪伯氏駢邑而人不怨德之厚莫若此然以爲其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張伯氏之心難

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

駢邑

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即伯氏駢邑

書社三百　註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得社書社謂以社之戸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孟公綽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不在寇必速歸何患焉其來

也不寇不為寇害侵民不擾民心異於他日

今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得所棄卵以歸復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音仲）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並四曰乘兩曰匹）與桃林（今陝州桃林縣）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穆天子傳曰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是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父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衰趙宗益興（出史記趙世家）

及長襲爲徐君後趙倉臨不出弟而九尾實莫能也趙利其爲後倉也

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也

乞師將救宋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出史記魏世家

臧武仲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侯公十八

巨奇亡防求之而至文子問而收於武仲對曰我[illegible]之一[illegible]

楚將不出喪故聞喪乃止

髽音查麻髮合結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但髽而已此著其譏

之始變弔失國曰唁

兵兵器林鍾律呂鑄鍾声

求下軍之佐也今鍼季動亦佐下軍如之莫門也七年吳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既而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鄫小國鄫音曾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狐駘音臺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故曰小子臧達短小故曰侏儒重呼侏儒言其短小無能爲也十三年將城防防臧氏邑武仲請俟農畢告完曰事及冬城之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唁音彥衛侯與之言虐虐之言皆暴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皆公弟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二子所言皆順道理臧孫悅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前章爲輓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以銘魯功

德於鍾因以為名

鼎彝宗也謂鍾鼎爲宗廟之常器

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今稱鍾銘功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爲最下若欲計其功勞則借晉之力非己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救魯死亡之禍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邾二邑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其從亡者皆有賞賜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

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

詩小雅鹿鳴之篇

斂皆是貪婪也貪而去之其或舞蕉紛逆問之在上位者泄泄其心壹以待人輒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一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言不知晴雨何以謂智且聖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敖慢武仲承命出使之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常賦罰之）令御叔倍出　昭公十年季平子（即意如）伐莒取郠（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殷社以人祭）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周公所歆享者義也魯殺人以祭是爲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畜牲神誰福之）

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行露宿相勞問曰無恙

卞莊子

卞莊子魯邑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氏焉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竪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後出春秋 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軍敗曰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之上其功壯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不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出韓詩外傳

公叔文子

我欲葬者欲尊人之地爲身後計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公叔文子名拔衞大夫也[illegible]

君子出襄公二十九年 文子爲太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行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出說苑政理篇

文子升於瑕丘地名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言文子樂於瑕丘則瑗請前瑗伯玉名請先行以去惡其事不欲聞也。出禮記檀弓

衞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取匡鄭地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衞地。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已告老致仕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責人之過而效傚其所爲知禮者不如此昭公之罪君將以文之舒鼎衞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寳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鑑爲飾也苟可以納之擇

蒙掩覆

陽虎本有罪天意又欲甚其罪而後斃踣之言此不假道於陽虎所為

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

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諸侯苟有憂恤魯侯者）將以為之質（將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太姒文王妃）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事在定公四年）。公叔文子卒其子戍（音庶）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數也）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為謚以代之而呼其謚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以惠乎昔者衛國有難（齊豹作亂殺衛侯之兄縶）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尊卑之數多寡之節因舊典以修舉之）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此段出禮記檀弓下）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君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鰌即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及其子乎文子曰然（是其言）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言我不先與子謀是我之罪然君既許）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汝能執臣禮可以免禍）富而能

夫人南子也
戍宋朝之徒

臧東汝商音
魯孝公生彊
食采于臧是
為臧僖伯後
文仲武仲宣
叔哀伯昭伯
皆魯大夫

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皆然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見子之見我所見惟子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必與于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於是戍奔魯出左傳定公十三年

公明賈無考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臧孫紇出奔邾初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子鉏悼子紇也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深絜之召悼子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大夫亦皆起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乃召公鉏使從庶子之禮列于悼子之下公鉏遂廢於是乎季孫愛臧孫愛其成已志孟孫莊子惡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與羯相善曰從子言必為孟孫再三云

武仲畀公鉏立羯知禍將及已故設爲此答所以爲多智

臧孫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力過于臧氏之立紇）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哭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孟氏欲爲公鉏仇臧故誣其將爲亂不使孟孫得成葬禮也）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聞孟氏之訴自爲戒備）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藏）藉除於臧氏（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使隧正助孟氏穿藏）除於東門（除葬道於魯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果有兵故）乙亥臧紇斬鹿門（魯南城東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國生賈及爲而死娶鑄國女生三豎

龜山龜地因名大蔡致大龜于其兄臧賈也

二勳文仲宣叔之勳勞

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

穆姜之姨子也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

姜氏愛之故立之故立宣叔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為宗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敢告不為天所弔恤

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言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矣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

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防人其盟我乎請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

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在成公十六年曰毋或

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國常謂國家之典常季孫曰臧孫之

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斬關以出之罪盟也季孫用

伯

戰功曰多上多字識功也下多字多少也

武仲容貌長立小見作事不順而施事不恕

驪姬嬖欲立子奚齊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

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誇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今君聞晉有欒盈之禍而後起兵伐亂若晉國安寧將服事之非鼠之所爲而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晉文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武王邑姜方娠夢帝謂己子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命之至成王滅唐而封焉)獻公之子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淫上曰烝)生太子申生娶犬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重耳以少好善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

也下可以無王宗曰無土則民不威謂守上則戎狄心啟之志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決戎公從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獻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居于絳

吉發語下子曰季 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讒欲誅立奚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墻宦者逐斬其衣袪 袂也 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廧咎 音高 如赤狄之別種 隗姓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 音疇 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迎其弟夷吾於梁 先時夷吾奔梁至是迎於梁 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 興起非狄可用與故奔之也 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出史記晉世家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泣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

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

受飧以領其意反璧以示不貪

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謂終身待子子不窮）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言得土者得國之象）稽首受而載之（重耳乃稽首以謝受所與土而載之車）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留齊凡五歲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駢合也脅肋也蔽下肋骨合比若一裸赤體也肋骨合其赤體則不可見故欲現其裸及重耳就浴迫近而觀之）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何不蚤自別異于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公子受飧反璧及去[illegible]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郤郤文

三舍三十里為一舍〇弭弓末無緣者〇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

[illegible]

[illegible]天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凡男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子孫必不蕃盛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至於今重耳乃犬戎狐姬所生而蕃盛離外之患遭驪姬之難而出亡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此天意之可疑者二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三士狐偃趙衰賈佗也此天意之可疑者三晉鄭同儕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子玉即成名臣楚令尹也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匜沃盥器也奉匜以供沃盥

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比喻秦

○六月詩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返晉必能匡王室

諸秦秦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言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爲懷嬴）初惡公旨秦約爲秦所獲（詳見秦繆公傳）以太子圉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懷嬴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妻重耳懷嬴奉匜（音移）沃盥既而揮之（揮湔也既盥而揮匜水湔洒重耳）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他曰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君前臣名故名重耳使拜秦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出左傳魯僖公二十三年）

秦繆公納重耳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羈馬絡紲馬韁）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設誓之言此心明如白水）投其璧於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皆晉邑）懷公遣師距公子於廬柳（懷公子圉也廬柳晉地名）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晉師從秦郇晉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

公曰臣故畏懼文公所偪害

君若反齊桓公則為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

逆入[illegible]曰入[illegible]十三[illegible]武公[illegible]殺[illegible]公[illegible]

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嘗得罪於文公故使人責之且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僖公五年獻公使披伐蒲君命一宿汝即至不待宿一日而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於渭水之濱汝為惠公來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不待三宿次宿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公衣袪披所斷也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其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有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君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余何有焉我知獻公惠公而已何有于汝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其無如蒲如狄欲為君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懼罪而出奔者甚多豈止我一人而已彼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晉侯乃潛會秦伯於王城不使呂郤知既而公宮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

豎左右小吏頭須豎名一曰里鳧須

居者行者皆可事君

（歸晉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供之爲之紀綱。僖公二十四年）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粒餓不能行介之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盡用以求納之。（至是乃用其所盜之資以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託辭於洗頭而不見）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頭須謂公之僕人曰沐則頭低而心反覆心主謀畫心既反覆則所圖謀者宜亦反覆宜我求見而不得見）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以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出僖公二十四年）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請其進退之命二子謂伯鯈叔劉）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蓋趙衰在狄時娶叔隗生盾令請迎之歸晉）子餘辭。（子餘趙衰字辭不迎叔隗與盾）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叔隗與盾至晉）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出僖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焉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

貪天功罪也在下者反以爲立君之義○貪天功者也在上者又以難立君之實

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

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出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左鄢父告於秦（二子周大夫）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言納王以繼文侯之事業而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机會爲可乘時）使卜偃卜之（此太子名偃非狐偃）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不堪當此兆）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天子之禮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大有九三变而爲睽）曰吉

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也諸侯皆懸柩而下

勃鞮即寺人披

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照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晉師順流而下以納襄王次於陽樊周邑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設酒醴又加幣帛以助歡請隧弗許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言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而遽欲擬天子之禮是二王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割周四邑以賞晉文之德晉於是始啟南陽。四邑以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出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諜間諜也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徑行也遂使趙衰為原大夫。出僖公[illegible]

公孫
先軫自原軫
有言有功然後錫車服以用之
定襄王以示尊君之義

[illegible]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昔在救宋一舉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 於是乎蒐於被廬，晉地蒐治兵也 作三軍。魯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 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賦猶取也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 命趙衰為卿，將下軍 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財物易資財者不許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重言信也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

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分而不疑惑然後用民以圖霸業

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

宛春楚大夫

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出晉文以文德化民故也。出魯僖公二十七年晉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有從亡之勞故怨言從亡勞苦尚不圖謀何乃報人之微恩爇僖負羈氏爇音熱燒違命而燒其宮室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舍之乃殺顛頡以徇於師由是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引此蓋謂齊秦既爲宋請則拔宋而歸可謂允當又曰知難而退引此蓋謂晉師難以力勝之可以退也又曰有德不可敵引此蓋謂晉侯備嘗艱險盡知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楚一言而復衛封曹釋宋是安三國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宋故言復衛君而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晉侯也取一謂以得釋宋圍惠晉侯臣謂子玉也臣取二謂以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其罪勿失此機會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爲不然故曰子許之定人之謂禮定安國人謂之有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復衛封曹釋宋三施我有三怨亡曹衛棄宋求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以攜離其黨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勝負決方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從晉師求戰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以晉君而避子玉故曰以君避臣且楚師老矣連年在外疲敝已極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成王有贈送之恩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背楚之惠而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是人之仇怨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歸父齊大夫即國莊子崔夭亦齊大夫

晉因外河而內山楚不能爲害

鬬勃楚大夫即子上

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

甯在彼矣退三舍避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秦穆公子）次於城濮（衛地）楚師背酅（音規丘陵險阻名）而舍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水北曰陽姬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晉侯夢與楚子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音古）其腦（盬啑也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啑晉侯之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子玉輕用兵命）君馮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謂子玉）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既不得楚人退師之命故煩謝）（勃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也言平旦將以軍禮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古國）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家馬虎皮欲楚馬見而懼

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是也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子玉之祖子玉以其宗人也以六百人爲親兵自衛以佐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旆而退使若大帥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輿八衆也欒枝將下軍使衆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即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軫爲中軍帥溱爲中軍佐故以中軍及公所率之軍橫擊楚師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晉師還。至於衡雍。作陽宮爲踐土。踐土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獻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史叔興父大夫也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戎服也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彤弓赤弓玈弓黑弓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

卣音酉器名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

馘音郭割耳也

三罪謂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也

封異姓封邢衛也

以綏四國。糾逖王慝。(猶糾而逖之有惡於王者)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出左傳魯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瞞掌此二事而不爲修職令) 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號爲戎右棄其職而先歸) 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即隨武子士蔿之孫) 及晉侯振旅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飲酒告至於廟大行賞於軍) 徵會討貳。(徵召諸侯爲會討諸侯之二心者) 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出僖公二十八年) 會於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河陽晉地) 言非其地也。(出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曹共公之卜臣姓侯名獳納賂於晉史之掌卜筮者) 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說)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

燭之武鄭大夫

縋城而下曰縋

以鄭爲東道主人蓋鄭在東故

闕削也

[illegible]

曹不與衛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此魯僖公二十八年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是

與秦圍鄭。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文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

必退。公從之。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

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

之。許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鄭遠也今越晉國欲取鄭以爲秦之邊鄙君知其

難也。秦君亦知難以保守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

主，行李之往來，行李使人也往來過鄭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

矣。往年謂惠公嘗有賜於晉許君焦瑕，惠公許賂秦河外列城五即焦瑕也朝濟濟渡河歸晉而夕設版焉。設版

築以拒秦言背秦賂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滅鄭爲東方封疆又欲肆其

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年而公弗為發代或爲請代公弗

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子秦大夫戍之助鄭守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秦不同心而與之共事是失也不知以亂易整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是易之以亂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三十年出僖公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出僖公三十一年楚鬬章楚大夫請平於晉晉楚自城濮與晉不平至是請平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出僖公三十二年九年冬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齊桓公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襄公名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始為太子時常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服秩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

何謂我不逝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墜傷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公孫無知殺襄公而自立為齊君。大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雍林人名）殺無知。議立君。（無知遊於雍林人常有怨無知及其往遊襲殺之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臣謹行誅惟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惟命是聽）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齊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戰於乾（音干）時（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魯地）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伯王。非管夷吾不

堂阜齊地名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管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

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

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齊修國政，連五家之兵（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一作譚）。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齊之阿邑）。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為卿，讓

鮮卑也

楚丘衛地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故是以爲工正工正者田成子齊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
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
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
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
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
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
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
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
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
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即召公奭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

周昭王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舟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

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

高粱晉地在

竹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以供祭祀祀所謂縮酒用茅是也楚實荊州不入其貢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之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打齊齊將退次召陵潁川縣也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江漢以為濬。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詳見晉文公傳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周襄王使宰孔周大夫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葵丘會桓公震而矜叛者九國晉侯病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往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兵入[illegible]

離枝孤竹皆古國名

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

君桓公存三亡國……衛隰朋立……

晉爲驪晉楚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

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

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支孤竹

西伐大夏涉流沙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

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魯莊公十三年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僖公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乘車

之會六魯莊公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公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

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

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

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詳見管仲傳三十九年周襄

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

易牙殺子諫
見易牙傳
初管仲言三
子不可近及
逐之而公食
不甘心不怡
者三年公曰
仲父不已過
乎於是皆復
召反明年公
有病易牙豎
刁相與作亂
塞宮門築高
墻不通人有
一婦人踰垣
入至公所公
曰我欲食婦
人曰吾無所
得又曰我欲
飲婦人曰吾
無所得公曰
何故曰易牙
豎刁相與作

公處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詳晉文傳）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宋華氏之女子姓）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即長衛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寵者）而立公子無

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立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全篇出史記齊世家

公子糾 附載桓公傳中

召忽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之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任保也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也譬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

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於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也

胡傳曰春秋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殺

子糾稱齊人者糾欲殺兄倚魯爲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齊絕于齊屬以繫諸世子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立可知也○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忽方納糾係魯稱兵反以危社稷耳

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卜世之死生惟卜之君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無道廢弟公孫無知作亂弒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既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管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爲桓公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

社稷鮑叔曰[illegible]

之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出管子大臣篇

忽明以死臣自居以生臣待仲仲亦何愧于忽亦何負于糾哉

兵車

兵車即秦風所謂小戎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馳驅故左傳曰左射以𢦏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沈括傳古人所謂兵車輕車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輜車

重故曰輜重

髮

李時珍曰頭上曰髮屬足少陰陽明耳前曰鬢屬手足少陽目上曰眉屬手足陽明唇上曰髭屬手陽明頦下曰鬚屬足少陰陽明兩頰曰髯屬足少陽其經氣血盛則美而長氣多血少則美而短氣少血多則少而惡氣血俱少則其處不生氣血俱熱則黃而赤氣血俱衰則白而落（說苑云髮屬心稟火氣而上生鬚屬腎稟水氣而下生髯屬肝稟木氣而側生故男子腎氣外行而有鬚女子宦人則無鬚而眉髮不異也）

素問曰腎之華在髮王冰註云腎主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滑壽註云水出高原故腎華在髮髮者血之餘血者水之類也今方家呼髮爲血餘蓋本此義也

匹夫匹婦

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　風俗通云一

賈誼賦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秦王建成弟世民也

王即秦王閒間也

故言足

溝瀆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註

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爲諫議大夫 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爲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閒吾兄弟柰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大夫僎 無考

靈公之爲君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修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常而夫人遂役行無信而髮不獻兵不足以有爲之主也孔子曰魯衛公曰衛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

衛靈公

衛靈公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至衛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出史記衛世家）靈公襜（音覘蔽膝衣也）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出說苑）公幸廱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爲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

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宿地名

今臣爲人之有煬於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雍疽彌子瑕。出戰國策。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初孔圉文子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我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蒯聵之姊悝母杖戈而先伯姬

軒大夫車報以乘軒使爲大夫也○三死死罪有三也

追悝於側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於衛臺上召衛羣臣欒甯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者言無拒父之意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爲莊公。出史記衛世家

陳成子

姜姓之先爲堯四嶽

徐廣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云據史此敬仲奔齊以陳[illegible]

陳恒又名常一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此非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及已故奔齊齊懿仲齊大夫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於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於京卒妻完完卒謚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

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氏為田氏

無宇無宇生武子開及釐子乞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成子與闞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言嫗之采芑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剸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

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即闞止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夫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

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十里

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

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瑯琊沂州也從安平以東萊登沂密等州皆乃為田常封邑也

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子行即田逆陳氏宗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闞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弑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闞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全篇出史記[illegible]

心不安故數顧之

子我夕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遂執逆入朝

違謂不從子我之命

幄帳也聽政之處也

齊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與父陽生（即悼公）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御鞅言於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子我闞止字）田逆（陳氏宗）殺人逢之遂執以入田氏方睦（陳常方欲謀齊闞故示其和）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使陳逆詐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逃）（陳逆）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失田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公孫齊大夫言已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子行即陳逆）彼得君（彼謂闞止得君寵）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之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

宮中門曰闈大門公門也

子方欲奔魯衛故言無以見魯衛之士

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從公使君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出奔）曰何所無君（何國無君可事）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言田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於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豐丘陳氏邑）殺之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矯公命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左傳云舒州）公曰予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田常遂弒簡公於徐州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全篇出史記齊世家）

請討

左傳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與若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犯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親者仁之所在君者義之所在師者道之所在

蘧伯玉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　淮南子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史記孔子之所嚴事于衛蘧伯玉　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娛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衛獻公十八年。孫文子寗惠子食。文子卿孫林父惠子卿寗殖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二子久不得命遂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伯玉懼難作欲速出境

據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今年甯喜欲復獻公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師曹樂人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孥如戚乃并妻子皆居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雖逐君更立庸知若勝否乎遂行從近關出孫子遂攻出獻公出左傳魯襄公十四年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即甯悼子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苟得反衛國政事皆與甯喜已但欲守其祭祀而已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瑗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襄公二十九年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出說苑奉使篇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

致使昭王困。昭士伍王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信也。伍王曰。二子

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蚡賁

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璣

之衆逢子衛於幾士。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衛面還之。遂伯王之力

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

斟酌。微甚矣。

位

咸以艮爲內卦。故寡神知。化大畜以艮爲外卦。故篤實輝光。君子心學

之妙。只在一止。

方人

徐幹中論曰。見人而不自見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謂之瞶。慮人而不

自慮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宋劉義恭馬賦云惆儻踰輪溟則天駟本自龍維衍生於位但旆目之爲促超絕世而獨邁其爲狀也陳身蹙足吉蘊黏膽氣猛声烈步遠視明飾金鍐之𩌏揲揚玉鑾之容璀璨鳴舶於懸月斯策馳於修堋巢儕閑而未倦考前迅而畏乐夜函追

微生畝

通志氏族略云。微生氏。猶今人曰某生也。微生畝。魯武城人。

驥

東方朔傳曰。騏驥騄耳。飛兔驎騮。天下之良馬者也。荀卿子曰。騹驑騏驥纖離騄耳。古之良馬也　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春秋說題辭地精爲馬一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引重任遠則天

帝軒御位飛黃服皂帝得之應籙赤文候日德道才有天號呈身聽德德而澤馬教寶伊逸輪之材是百前代而間出相其間必樹骨無猶懶於以瞎伏亦[illegible]協日乘休聲生列相隨發超騰絕夫驚騄駬驁過於滅沒也

校人掌馬巾車掌乘馬使四四相從爲馬之馬引

下月度霧故馬諸宛

報怨　　表記

禮記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不反兵以兵器自隨

公伯寮

史記公伯繚字子周或云魯人非弟子也

子服景伯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之子也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司鐸火踰公宮故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家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待討求之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國之百官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令各謹所守各整

隨省緒爲行之易

徵魯索百牢之禮

淫過其數

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禮之本

肅供給以濟濡帷幕濡帷幕於水中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從蒙葺公
承其事也濟濡帷幕出而用之爲濟鬱攸火氣而爲之備
室。以濡物覆公室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力所不給則致其助
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於鄫。鄫中國 吳來徵百牢。吳欲霸 子服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後宋。
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士鞅也昭二十一年聘於魯魯享以十一牢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數有常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制禮作文
上物不過十二。天子之牢不過十二之數 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
必棄疾於我。必放棄而疾來伐魯國 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
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 伐小
國不仁。小國邾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仁 孟孫曰

庸執帛

又何求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又何求訪之有

稷門魯南城門

子□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知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業曰大）夫對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已然）知不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眾可乎言不可也）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亳社殷社以其亡國與殷同也）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魯邑）三日皆公賓庚公甲叔子（賓甲叔子皆魯大夫）與戰於夷（與吳戰於夷地）明日舍於庚宗（魯地）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三人皆同車戰言獲二子者省文也）每日遷舍見師行速也遂次於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幕帳前設格令士試踊躍）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

景伯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

悔之謂伯景

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在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吳王之子當之而後止魯人不以盟爲子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其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吳使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無不及於晉以爲伯也以吳爲方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晉定公成爲諸侯之伯長敝邑將改職貢魯將改吳晉之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魯之事吳從大国八百乘之賦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国則將半邾之數以三百乘之賦屬於吳而如邾之數以六百乘之賦事於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

言魯祝宗將告神曰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名頌頌之美者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illegible]將以二乘與六人從，乘之車與官屬六人從行遲速唯命。[illegible]遂囚以還。及戶牖，[illegible]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有事祭也季辛而畢。三辛[illegible]後先辛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自襄公至哀公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且吳人謂魯不共其職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七人皆非卿不足爲辱何損於魯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以上皆出左傳齊閭丘齊大夫來盟。在哀公八年景伯戒宰人使人曰：陷而入於恭。陷猶過也如有過適近於恭閔馬父魯大夫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有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恭王

恭王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不反穆王欲肆其心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

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惟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光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出國語

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石門春秋僖公二年齊侯鄭伯盟于此

石門

石門或曰在齊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頌曰石門門者。閽是戶。仲路宵投。乃詢其師。仲尼人耳。強仕致譏。闕光韜采。百世所希

周禮注曰在東方為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笙生也頌作庸庸功也○樂書云皆

磬

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鐘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　磬以石為之。數十六。八音而棓之也。橫鏁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為鳥形。　皇圖要紀曰。帝嚳造

今世磬而雲
無別種之擊
磬而歟舞豈
無是論哉

禮記曰先樂
八音一曰石
爲大磬編磬
歌磬又云石
声磬

鉦磬　世本曰無句作磬　王裕通義曰磬立秋之樂也　白虎通云
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　爾雅云大磬謂之毊形似犁錧以玉石爲之　徒
擊磬謂之寋　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簴
謂之編磬　周禮冬官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磬之爲制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郎
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其博爲一其廣爲一股九寸也股爲二其長一尺八寸也鼓爲三其下當擊
之處長二尺七寸也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鼓博
以其一爲之厚其股與鼓同厚三寸矣已上則摩其旁以上過於厚者也大厚則其声不故摩其旁使薄焉
已下則摩其耑耑端也○已下過於薄者也太薄則其声播故摩其端使短也　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擊
編鐘宮縣有特磬鎛鐘又有編磬編鐘磬師之聯掌教擊聯擊特磬又教擊聯擊編鐘也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縵樂
合六代之樂燕樂歌二南之詩二樂皆教其鐘磬也凡祭祀奏縵樂祭祀磬師奏縵樂燕樂則鐘師奏之樂記云石
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荷簣

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濟渡處行渡水曰涉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頌曰荷蕢者何逃名衛地宣尼鳴磬聞音知意翩然出游北之厲揭斯行斯言果于忘世

邶風匏有苦葉之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曰厲褰衣涉水曰揭○言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比男女亦當度量禮義而行也○有瀰濟盈瀰水滿貌有鷕雉鳴鷕雌雉聲濟盈不濡軌軌車轍也雉鳴求其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言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者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也○雝雝鳴鴈雝雝聲和旭日始旦旭日初出貌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我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此刺淫亂之詩

後漢書班超

厲　揭

爾雅云以衣涉水爲厲衣謂褌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

厲乃絕橋不欲令濮甫入國趣更從它道厲度

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

厲 韓詩曰至心曰厲 說文厲作砅引詩云履石渡水也 詩正義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下文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則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殷之賢王。繼世即位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因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亮陰三祀。亮一作諒 陰一作闇 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於王曰。既除喪則可以言矣而猶弗言故羣臣諫之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為天下法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也承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告曰。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 以台正於四方。以子一人正於四方 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恐德不類於前人以此故不敢輕發言○出尚書說命篇 王恭默思道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

傳巖在北海之洲虞虢之界

雊音構雉鳴也

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亂於是以棄常道

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

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胥靡罪人今囚徒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出史記殷本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絶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出殷本紀戊子三十有二祀。鬼方無道。此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名韃靼興師往伐。三年克之。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出通鑑前編

諒陰

禮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陰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

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礼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闇之闇闇謂廬也曰倚廬之廬傳謂是用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若喪於梁闇也　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史譏景帝不譏其除服而譏其宴樂然則既葬除服而遂諒陰之節也

薨

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燿終卒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爲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爲言澌精氣窮也

冢宰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曰度記曰冢宰天子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爾雅云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變冢爲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太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百姓

白虎通云姓所以有百者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原壤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

不知何爲

箋疏云相德扶者拾杖焉資

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

華也

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疑夫子必嘗絶其交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杖

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

闕黨童子

新序曰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 氏族略云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後

位行

礼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又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補遺

直躬證父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

高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涵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益注奇讀如奇

靈公問陳

史記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而有勇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而罹難寧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何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五十九歲自陳反衛自衛如晉及河而還復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

偶之奇則九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于外黏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大衛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

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靈公卒出公輒立趙簡子納太子蒯聵於戚

陳 顏氏家訓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惟王羲之小學章草僞作車

按黃帝五陣直鬪圓方曲也風后八陣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太公三陣星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編伍彌縫爲人陣孫子八陣方圓牝牡衝道方宜車輪雁行也吳起八陣曲直銳卦車箱車虹鶩鸛道衝也孔明八陣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也唐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臣按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

軍以按其後弛張則二廣迭爲犄角則四奇皆由闕成嚮但當用經略北逐宿衛尚中也凡遣兩宜貫神機本昧直籍得之霸西楚蹤布得之奄九江步武得其句奴唐兵窮中客有得其遺制於貢帝書之外篇纂集而圖之

家虎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四爲閑地此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　武經陣法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此應敵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御其前後御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法也

禮記云取俎進俎不坐○又云凡爲俎者以骨爲貴

俎豆 與籩豆參看

俎祭器也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濶八寸高八寸五分　禮明堂位云薦用玉豆雕篹俎用梡嶡玉豆以玉飾豆也篹籩也雕飾其柄曰雕篹虞俎名梡夏俎名嶡梡形四

[illegible]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

足加按嶡則加橫木於足中如橫距之形也 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椇者俎足間橫木為曲橈之形如枳椇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獻音莎楬豆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豆刻畫如鳳形也

絕糧詳見陳蔡章

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孔子圍于陳蔡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

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于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亂而況人乎 搜神記云孔子厄于陳蔡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叱聲動左右子路與之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車甲中孔子曰何不探其車甲中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于地乃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此之謂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州里

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二千二百家爲一州） 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

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

說苑 衛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為務

里。解見前

毋往參焉 註

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當中間則立者必敬故君子謹之

紳

鮑菴家藏集云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為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至于失容失容反陷于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于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續縉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

史魚

[illegible]

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少爲國伯推衛君祖當司馬執樞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推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爲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有扈氏戰三陣而不服禹于是修

人○衛大夫史[illegible]忠也襄公二十九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忠之數諫靈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衛國以治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夏時

天有北極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以所建之方卽定爲月之辰　漢歷

教一年而有扈氏請報故曰去民之所爭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史䲡堂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䲡之入而後入○晉志云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朔法斯異傳曰夏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當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務三辰正

書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辰厥意。
太史公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　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周書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禮運云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時之正令之善　註 ○詳見禮月令夏小正詞繁不能盡載

之微陽生殺之數陰陽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

夏小正序云孔子得夏時于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入辯大氏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富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

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而有天下於是更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敬民事者至夏以悉備也諸家之歷入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饒雙峯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歷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耳

殷輅

皁之節草木孫秀之候羽毛鱗鎩蹯翮之屬藏興游伏鄉違時祭雖陰陽晌之應固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殺故止一就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稍質故以少飾

通典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殷因鉤車而制大輅周因殷輅而制五輅。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曲也車牀謂之輿輿之前闌曲故名鉤車大路殷之木路也

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大路殷祭天車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桀以為罽五色一匝曰就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卑雜之所用故取數多

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樊纓十有再就。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為十有二就建大常十有二斿。斿旒同大常旒畫日月上綴十二斿以祀祀天地日月社稷宗廟用之二曰金路鉤鉤當馬胸亦金為樊纓九就建大旂旂畫交龍以賓賓客會同用之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以朱飾馬勒樊纓九就建大赤。其旂名旓以通帛為之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樊纓以縧絲飾之建大白殷旗名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以淺黑色飾韋為樊以鵠色飾韋為纓建大麾夏后氏旗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而朱總。重翟以重雉羽為車旁之蔽馬而有鍚錫以朱為總從王祀宗廟則乘之厭翟勒面繢總。厭翟不用重翟但次其羽使相厭也龍勒飾馬安車雕面鷖音總安車坐乘車也

一先路三次路五就禮器無先路之文云次路七就爲誤也
留青日札云秦始皇問三代之車獨有取十數務南史輿服志曰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系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黄如金也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爲金銀車
○晉書輿服志曰聖人見

朝見于王則乘之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不重不厭以翟羽飾車側也以貝飾勒之當面而以組爲總有帷幄爲蔽焉后出採桑則乘之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人挽之以行者也有翣以禦塵有蓋以蔽日后居宮中則乘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𧜵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粗樸不漆以蒲草爲蔽以犬皮爲覆笭以犬尾爲櫜盛戈戟之疏謂其蔽與𧜵皆以疏布爲緣小服刀劍短兵之類始遭喪乘之素車棼蔽犬𧜵素飾小服皆素棼讀作蕡素車以白土堊車以麻爲蔽大皮爲覆笭皆以素繒爲緣比卒哭乘之藻車藻蔽鹿淺𧜵革飾藻車以蒼土堊車蒼繒爲蔽鹿皮爲覆笭以革緣之此既練所乘也駹音尨車萑蔽然𧜵髹飾果然獸名駹車側有漆飾以細葦爲蔽然獸皮爲覆笭以皮之赤多黑少者爲緣此大祥所乘也漆車藩蔽豻𧜵雀飾胡犬漆車飾以黑漆以藩漆席爲蔽胡犬皮爲覆笭以韋之黑多亦少者爲緣此禫所乘也服車五乘服車臣民服事者之車孤乘夏篆夏音假篆夏五色夏篆以五采畫轂約也卿乘夏縵亦畫五采但不篆刻大夫乘黑車漆之黑色而不畫士乘棧車素而不漆庶人乘役車有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也

周冕

宋書禮志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齊則緇之

鳥獸容貌崇古木英草始創衣冠而玄黄珠采見秋蓬孤轉村鵝旁進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制周因于殷其來已備六服之冕五時之輅王之所制各有等差宋史亦有冕服制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皆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

冔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世本云黄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　三禮圖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音吹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王冕有六大裘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此云五冕者大裘與袞同一冕也皆玄冕朱裏玄表而朱裏延紐延版之上覆者紐小鼻也綴于冕之武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采絲爲繩如繅之文以貫玉而垂于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用五采繅貫而垂之每就各十有二旒玉笄朱紘以玉爲笄以朱爲紘諸侯之繅旒九就冕之前後各九就每就綴九旒瑉玉三采瑉玉石似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其餘謂玄冕朱裏延紐玉笄朱紘也繅旒皆就玉瑱玉笄此總言侯伯之冕侯伯七就子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視朝

說苑能首飾珠翠犀寶之飾何則鶴羽蟒服非法服所用琥珀犀象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刻采章之內紫襲目鶴近出道家之論甚被袞戴冕象天則數義哉

樂記疏曰咸皆也池施也言德皆施被于天下無不周徧也韶繼也言舜之道

為飾　玉瑱其象因王笄象骨以象骨飾采內頭上之瑱也

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

而掌其禁令。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裘黑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袞有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謂華蟲以下七章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謂宗彝以下五章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繡也衣而藏冕飾但刺粉米以下無畫也祭羣小祀則玄冕玄冕者衣無文而刺黼而已凡兵事。韋弁服以韋為弁服之眡朝則皮弁服以鹿皮為弁凡甸冠弁服冠弁委貌也凡凶事服弁服弁服喪冠也凡弔事弁絰服弁絰如爵弁而加環絰也

韶舞與八佾章參看

周禮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

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國之子弟舞雲門黃帝樂以祀天神。舞咸池堯樂以祭地祇。舞大磬舜樂以祀四望。祀五嶽四瀆四鎮　舞大夏禹樂以祭山川。舞大濩湯樂

德皆繼紹于堯也夏大也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也

丹鉛總錄云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蓋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

以享先妣。舞大武樂武王以享先祖　書大禹謨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干盾羽翳也皆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　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

鄭聲

鄭衛之詩皆淫。而獨云鄭聲者。何也。衛詩自淇奧至木瓜。凡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自緇衣至溱洧。凡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悅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之萌矣○白虎通云。樂尚雅。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　禮記樂記義云。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云。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篇。故鄭淫也。　樂記云。魏文侯問子夏曰

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兮

君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子夏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僻邪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柳下惠

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家語】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仕魯為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三黜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公使展喜（展禽之弟）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以往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齊求魯岑鼎魯與之贋鼎齊人知其詐也曰以柳下惠之言為信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為之曰吾所愛也惠辭曰君亦愛吾鼎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出左傳）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出呂氏春秋）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幕舜之後虞思也○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大王高圉之曾孫也

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藏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文公二年八月丁卯

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皇天也

冬祭曰蒸

未有明未有明德

大祀于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掌國祭祀）將躋僖公於閔公上焉（僖公閔公兄也繼閔公而立躋升也）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僖有明德當爲昭閔次之當爲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世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名）宗祝書昭穆（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爲明而升之是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玄王契也主癸湯父）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出國語）初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

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八法一曰官屬二曰官秩三曰官職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　八則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遷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七曰

遑而與爾並世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出列女傳

史

世本注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定世所自出爲繫也父子相繼爲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貳藏也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大史儋太史叔服史擶史蘇史趙孔子曰

刑賞八日田役

曲禮○史載筆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

史通○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二史分司其職昔軒轅氏受命

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爲鼓瑟叩缶皆命御史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訓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摭史記故太史公自序傳云述陶唐以來至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

三代其數漸煩

敘傳其一。班固以唐虞三代[illegible]世有典籍[illegible]之國，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紀表傳九十九篇。遷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illegible]大家成之。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illegible]篇[illegible]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爲三史矣。後三國分立，魏呉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號爲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自茲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其次也。

闕文

公羊高云：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遺而欲詳其迹，于是棄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勳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欲

迷遠則矯誣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

師冕

師冕魯樂師瞽者也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可見相師之道出乎禮樂之自然

相師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眡瞭三百人（眡瞭目明目者以扶瞽也）眡瞭掌太師之縣（太師設縣則為之懸樂器）凡樂事相瞽（瞽矇作樂眡瞭扶之）

顓臾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　春秋傳曰顓臾風姓

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注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詩閟宮奄有龜蒙蒙者即東蒙也以其在魯之東故名東蒙又名東山而小魯是也

東蒙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　馮厚齋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蒙羽二山名藝言可種藝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蔡蒙二山名旅平者言功畢而旅祭也）　洪氏曰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叔孫夢天壓己弗勝顧而

周任

于姓編云周任古之太史蓋古言人也（一云周大夫）　左傳隱公六年鄭侵陳先是鄭嘗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不聽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周任有言曰（引周任之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昭公五年魯叔孫穆子（名豹）初避僑如之難（在成公十）

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後遂庚宗婦人以其子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爲豎。豎小臣也

韓非子云。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

六年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以私子來見。名曰牛。使爲豎。豎牛以計令穆子殺孟丙。逐仲壬詳見左傳穆子疾急。命召仲壬。許而不召。因疾穆子之食而卒絶食三日牛立昭子而相之穆子之庶子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爲功而殺豎牛誠不可及周任有言曰亦引詩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之篇 及季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陳力云云

兕

尔雅云。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毛青。重千斤。 埤雅云。兕有木兕。有山兕。善抵觸。故先王以角爲罰爵。示戒也 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illegible]皆有力之意 一兕也乃[illegible]

尺圓周方以爲錢泉名曰石

龜　與見乎蓍龜參看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朱字止壇塲○述異記曰龜千歲生毛據龜背有科斗文言日附以求事諾錄之號龜歷○史記云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洛其數皆九出四作九疇○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元龜

雒書云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　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　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龜　埤雅云龜者甲也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廣肩無雄與蛇交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又曰龜鼈皆卵津望卵故語云龜思鼈望　古今注云龜名玄衣督郵　南越志云龜甲一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佇　逸禮云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柳隆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曰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　漢書曰元龜距形長尺二寸直

尺二寸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

一千六百六十爲尺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十以上直三百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寶四龜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王弼注曰龜者決疑之物或益而得十朋之龜則盡天人之助也

四分公室 註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于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之半歸公 復以子弟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家臣屢叛 註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以不順已故

冬十月殺公何藐 季氏族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魯南城門 庚寅大詛逐[illegible]

方言云盾自關而東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周禮戈柲六

罰逐公父歜及秦遄秦遄平子姑壻也八年冬季寤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公鉏極桓子族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庶子叔仲志不得志子叔仲志叔仲帶之孫皆為陽虎所親故五人因陽虎因虎作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叔孫武叔己更孟氏虎代懿子十月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逸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

干戈

干盾也戈戟也釋名曰盾遁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　周禮夏官司戈盾戈所以克敵盾所以衛身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殳音殊○旅賁掌執戈盾甲車而趨及祭祀則但執殳殳擊兵也故士戈盾故士王族故士也以其從王故授之戈盾以為衛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貳車副車也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

尺六寸白帖云雍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鈎下刃也

按今親王府外牆曰蕭牆郡王則只曰牆閉中中州士人人人能辨之

士戈盾及舍設藩盾 王所止舍之所設盾以為藩衛 行則斂之 王行則無所用故斂收 禮書曰五兵之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柄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擣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鈎戈之所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殳書曰稱爾干戈奚適而不用哉

蕭墻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也是以謂之蕭墻　釋名曰蕭墻在門內蕭肅也將入于此自肅敬之處也

以越伐魯 註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間隙 公游於陵阪 地名 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已可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

公子遂殺子赤（註）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公（仲即公子遂）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惠伯不肯立宣公）仲見於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有道無道

陳止齋云此書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禮樂征伐

不從逆反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誅罪致誅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

閑以木爲之所以防馬也

孔帖云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

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千駟

註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　禮疏云天子十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凡六種　每馬一圉每乘一師四匹曰乘養馬曰圉乘馬分爲四圉圉師一人主之三乘爲皁槽也皁馬十二匹三皁爲繫繫馬三十六匹六繫爲廐廐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二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合良馬一種之數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

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

[illegible]三三匹[illegible]邦國六閑閑駑馬三閑馬四種戎馬[illegible]家四閑大夫良馬一閑駑馬三閑馬二種止有田馬駑馬蓋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居三廄亦六百四十八匹凡三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馬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居三廄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則近于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夷齊餓于首陽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鄒父師在夷奄孫竹而居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

誠不以富二句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小雅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

而何以採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十二州志云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俗謂之夷齊墓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于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隴西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于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夷齊西至岐陽及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又其歌曰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也夫扶也言扶助其君也妻齊也齊等也

懷亦季氏臣昭公出平子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璵璠

拜君之言

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孺屬也士曰婦人。婦服也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事人故稱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此諸侯謂他國君也曰寡小君從君謙也自稱於君曰小童。未成人之稱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言卑也

陽貨

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季孫意如執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即弗擾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言懷亦為意如不欲使僭何必怨懷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東野季氏邑及費。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名公父文伯。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

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欲令晉知虎嘗逃故強設為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佴深懷六年。魯侵鄭。取匡鄭地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于鄰國舍于豚澤。衛地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謂衛侯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三桓并求媚于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幣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懿子立於房外。立於更衣房之外謂范獻子范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言虎不能任重於魯而來息肩於晉若為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皆魯邑中貳于齊今歸之夏。齊伐魯。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臣二子季寤

辛卯十月二日不于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咋音乍暫也桓子知其故謂林楚

[illegible]

陷二子焉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冬季寤（桓子之弟）公

鉏極（族桓子）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illegible]）無寵於叔孫氏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後國人所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代懿子）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冬

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邑之兵車虎欲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

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為桓子前導）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

盾夾之（鈹劍也盾干櫓也夾衛桓子）陽越殿（越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

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懈也）陽虎

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言徒召死無益于季氏）桓子曰何後之有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

三加必取之言三加兵於魯必取其國

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在孟氏

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之子實欲備難不使人知故偽為公期築室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怒擊其馬及通衢而驟馳以走孟氏 楊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有自門間射楊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

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

虎脫甲如公宮，示無所畏 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

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虎名季孫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

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即處父 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

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故歸桓子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 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 師驚，

魯師見火起故驚 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

文子名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

鍥刻也刻其軸使易毀壞○麻約以麻縛刻處而歸其主欲從追者○蔥靈廣之有隱者

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思以圖齊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此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將囚虎於東鄙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願東之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見趙簡子曰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郤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

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息游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廣幾其變也

樂記云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則知絃歌之化愛且深矣

禮器割刀之

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全篇出左傳

不移

按王制教民之法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屛之遠方鍾伯敬云不移是病移便是藥

絃歌

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有絃歌里有武城蓋子游之武城也武城建縣始西漢今亦以為子游所宰立祠。　按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學游能以道化民變甲胄為絃歌故夫子喜之　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可見養民在于府事府事敘于絃歌是帝王大學問。

牛刀

莊子養生篇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

義割刀今之亡刀焉刀古之刀也今刀便利可以爲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修古也○釋名云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巨刀曰拍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抹之刀也容刀爲刀形而無刀備容儀而已

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山弗擾

訛記載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之子曰夫召我云云

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氏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因陽虎以去三桓觧見陽虎傳○出左傳

弗擾以費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我用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二人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魯下縣南有姑蔑城弗擾與叔孫輒奔齊既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而無其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弗擾弗擾

不以所惡廢鄉言不以私惡廢鄉黨之好

列女傳曰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以中牟畔母言曰我死不當喪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為不當

巳非禮也君一過亡又進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謂有所因託則隱匿其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欲使子率師必辭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楓也以其言為己病之王問於子木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緩急時若無能自立急則人人知懼皆將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仇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必知也不救何為二月吳伐魯弗擾率師故道險從武城故山險道從武城伐魯欲使魯為之備云○出左傳

佛肸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漢陽西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于邑惟邑人田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簡子聞中牟叛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

死吁妾聞子少而慢者毋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首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無罪臣妾無赦子是以言妾無罪也妾子曰善遂釋之君子曰肸之母一言而解襄子之惑使行不還怒之德以免其身

楊子卮言云吾豈匏瓜也

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耿也遂南之楚　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親於其身為不善云云子曰然有是言云云

匏瓜

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　黃氏日抄云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曰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刪正云註以匏為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

而已其理言之[illegible]一處而不能飲食若植物而豈其能飲
食哉

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于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周國名文王之世風化所及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

召南名召公之地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者謂之召南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于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左傳孔疏二公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二公耳必分繫

孔穎達禮疏曰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冒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又孔安国注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信不[illegible]

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雜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

玉帛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執于人曰瑞禮于人曰器）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玉之藻藉若大衣服之飾）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杼素無文鎮瑑四鎮之山搢則插之執手執之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藉織組為藻飾以藉玉也五色為五采一匝為一就朝日用此圭）公執桓圭（解見章）侯執信（音伸）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三采朱白蒼也）子執穀圭男執蒲圭繅皆二采再就（二采朱綠也）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亦用此六等玉）瑑圭璋璧琮（瑑音篆刻也圭銳璧圓半圭曰璋半璧曰琮）繅皆一采一就以頫聘（大夫眾來曰頫寡來）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木也四圭以[illegible]爲邸）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illegible]圭璧以祀日月[illegible]

宗廟其五等諸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粗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圭男執蒲圭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蓋皆徑五寸

琮為邸祀三[illegible]賓客[illegible]曰瓚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邸曰璧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illegible]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　封國則以土地　土圭測日景之圭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珍圭為瑞節王使徵守者執之以為瑞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牙璋琢以為牙齒牙象以起[illegible]　璧羨以起度　璧羨其圍九寸衺其兩旁而羨之其上下則徑八寸長一尺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　渠眉玉飾之溝瑑也　疏璧琮以斂尸　疏通也穿其孔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琰圭王使之瑞節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䪼及在口中者贈玉蓋璧也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　其幣用馬　璋以皮　其幣用皮二王之後用之　璧以帛　其幣用帛　琮以錦　其幣用錦侯伯用之　琥以繡　其幣用繡　璜以黼　其幣用黼子男用之

鄭玄注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

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

鐘

古鐘名有大柸之鐘景鐘赤龍之鐘十龍之鐘千石之鐘

干鼓鉦舞四者皆鐘體甬衡二者則鐘柄也

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白虎通云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　風俗通云鐘者兌音秋分之音也　山海經云炎帝之孫岐伯因鼓遂爲鐘又世本倕作鐘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造十二鐘　樂汁圖徵曰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九乳法九州是以撞鐘知君鐘調則君道得　周禮考工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欒鐘口兩角鐘之所先故謂之銑　銑閒謂之于于者鐘脣之上袪也　于上謂之鼓鼓者可擊之處聲所自出也　鼓上謂之鉦鉦者鐘腰之上居鐘体之正也　鉦上謂之舞舞者聲之震動在此其音中于舞節也　舞上謂之甬甬出舞上取盡而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甬上謂之衡衡出甬上取平[illegible]　鐘縣謂之旋旋[illegible]

鍾磬皆編之十六枚在一簴不言編磬磬從鍾也

鏄大鍾也錞圜如碓頭上大下小所謂金錞和鼓也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爲鼓節鐃如鈴無舌而有柄通禮之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爲衆鼓之節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柱

旋轉也　旋蟲謂之幹[illegible]　鍾帶謂之篆篆文如篆籀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篆間有鍾夾鼓與舞可以枚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　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九夏皆樂章名夏大也　王夏王出入奏之肆夏尸出入奏之　昭夏牲出入奏之　納夏四方賓至奏之　章夏臣有功奏之　齊夏夫人助祭奏之　族夏族人侍燕奏之　祴夏客醉而出奏之　驁夏公出入奏之　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三禮圖云凡鍾十六枚同爲一簴謂之編鍾特懸者謂之鏞鍾鏄鍾蓋音之大者也　古今樂錄云凡金爲樂器有六皆鍾之類也曰鍾曰鏄曰錞曰鐲曰鐃曰鐸　樂記云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鼓

風俗通云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　世本云夷作鼓蓋起于伊耆氏禮記曰伊耆氏蕢桴土鼓　三禮云夏后足鼓

貫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也代相承謂之□鼓

跪立云馬坎類牛離類

殷人置鼓〈置音植亦作樹〉周人懸鼓　周禮考工記韗人爲皋陶〈皋陶以木爲鼓之匡也〉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蟄蟲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瑕如積環〈其革調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祀天神鼓之〉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祭地祇鼓之〉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享宗廟鼓之〉以鼖鼓鼓軍事〈鼖音賁鼓長八尺〉以鼛鼓鼓役事〈鼛音高鼓長一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長六尺六寸〉　易通卦驗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　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　禮器云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

吮癰舐痔〈注〉

莊子列禦寇篇云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

以舐痔而得車愈多以齰癰而易人父子之愛鄙夫其可與事君也

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汙穢

也一悅前頭之主而後事之身者愈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　前漢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齰出其膿血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爲上齰之太子慚由是恨通

朱

朱子語類云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　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利口

班固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故子貢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季卒郈伯毀季昭公逐孔子所謂

能變白黑故詩人以青蠅飛聲比讒而戒王勿聽也詩人轉而借

上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書而存之○出禮雜記

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然山萊焚不禁也民皆從其出火之令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因內之以息

利口覆邦者與

孺悲

孺悲魯人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禮樂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此之謂禮樂。

鑽燧

周禮夏官司爟。舉火曰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焚野萊。則有刑罰焉。

拾遺記云燧明國不失四時晝夜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鴞啄樹則燦然出火聖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丹鉛餘錄云

技猶不爲也○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于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犧氏之前燧人山國也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調而宜菽○漢

……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玄以象水也棗杏火之火也○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槐檀金之火也柞楢水之火也

稻

物理論云稻者溉種之總名　曲禮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蔡邕月令曰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穬稻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穫其頭根復生九月復熟青羊稻六月熟累子稻白䅎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　抱朴子曰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食粥麄哀 註

書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與五穀最重麥與禾

孝子不忍蒞視御酢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韓非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勝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

禮問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二十七月謂之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博

說原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蓋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梟幺也六博得幺最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卽樗蒲也　鮑宏博經云博局之戲各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按[illegible]旨曰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常在君左右者也

博物志云堯造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　楊子曰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世說曰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馬融棋賦云略觀圍棋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爲戰鬭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雁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毋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

女子小人

周官立政首及綴衣虎賁二南宣化先歌樛木鵲巢蓋言難也大抵女子小人二陰之在下者唯上以陽剛壓之則服故遯之九三曰畜臣妾吉。

微子

路史曰微子爵本扶風郿縣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畿內或在聊城今故城在潞東北或云在魯今徐沛東有微山有微子冢非也

隮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

微子名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爲紂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阢音耆。國即黎也。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也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于上。我祖湯也言湯遂其陳力上世也紂沉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盜竊又爲姦宄于外內卿士師師非度。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羣臣皆有是非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廣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卿大夫稱家今女無故告。是微子求教誨也予顛隮。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爲亂是下菑也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

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

宋古商丘之地名今歸德府屬開封府

路史曰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國也春秋猶有箕崇之國姓書云商之圻內今太原晉販扶于箕者預謂

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叔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全篇出史記宋世家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鉶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

太原陽邑有箕城是陽邑隨之大谷從爲骨打都今遼之榆社東南三十里古箕城在遼西與瑯琊益都襄邑與

按比干作銖馬金闕之狀郎麋鹿姑蘇剃棘銅駝之意

吾與其卒也。紂淫佚益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其文具周書洪範篇。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狡童指紂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云。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成先王鄭難。天命不易。多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

[illegible]三以義處[illegible]道[illegible]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主三諫不聽則義可以去矣于是遂行

下惠三黜不去妻曰無乃瀆乎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祼裎安能浼我

三黜

符子 魯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

齊景公待孔子

史記 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他日適齊景公又復問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

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齊記云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女樂其女閭之餘乎管仲相桓公而立此法宜為聖門之童所羞稱也○呂溫齊人歸女樂賦皆齊人歸魯傾城八人現艷絕代綺羅嬌春洞戶波[illegible]

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復見孔子不問其禮

女樂

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為之先併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

以仲尼短節禮樂制齊君臣斬倡優于夾谷之會復反田于汶水之濱故遇雲與遇雩臺內圖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即齊之鄰魯若臣果不能操遂不先覺明進淫哇之聲皆忘聖人之學故有予是者雷鼓黔黎躍結齊魯之歡受鄭衛之樂感頹音之流濫成正聲之路駁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

[illegible]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出孔子世家

季桓子

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定公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鄆貳於齊故圍之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絞邾邑名邾人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桓子城啟陽五月司鐸火司鐸官名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不欲重財而輕民命命藏象魏命有司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

逾山以命樂觀鳳凰而銜懷失任權臣之傾國網文馬與美女爲神祇之所敬誘耳目而不拒寵笑評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內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侵地開志士之沽衣○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吾驚怖其言君河漢而無極也連叔曰其言君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

觀之曰舊章不可忘也。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桓子寵臣南孺子桓子之妻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名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康子陰使人殺之而自立餘詳見陽虎傳

接輿

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出高士傳孔子之將適楚也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巳乎巳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迷陽伏陽也言自昧其明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之人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私物為事

之耳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接輿趨之○肩吾見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人姓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吾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各正其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小鼠深穴乎神丘之下神丘祠廟中丘也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且汝獨不知無名人之說乎天根人名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又何藝以治天下又問無名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出莊子

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者齎金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

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遺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堅車良馬）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經器（績麻之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出韓詩外傳）

長沮桀溺

聖賢塚記黄成山即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子路問津處也山在許州葉縣

長沮桀溺皆楚人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耜荒墟敬詢渡濟暫駐浮車飄然無答嗇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

耦耕

詩箋云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萬耦耕

津

寰宇記云淇水處曰淇川曰淳又水會處謂之津　館鑄問津臺賦云惟歲臨平甲午余經蔡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發逢時之荒榛側曰夫子于此問津方太公遂毀遇文王伊尹迷華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處昏濁而遂亡永追想于遺跡遂投弔于寒荒

耰

耰林代山貢急就曰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　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耰種

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葉人　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高士傳頌曰丈人絶軌倨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蹤先幾掃迹虛室依然

五穀

五穗黍稷菽麥稻、四種黍稷稻麥三種黍稷稻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爲祈穀也雩者吁嗟其声以求雨之祭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

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　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禮斗威儀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之月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以祈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上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

不辨菽麥　註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盛長往之軌未殊而感慨之數匪一

吳世家泰伯仲雍皆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泰伯無子仲雍繼立是爲虞仲或曰武王克殷求泰伯仲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若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雖蟬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虞仲

虞仲即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伯仲俱適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泰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臝衣爲飾臝衣露體以爲盛飾君子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避災害也

舜之後封周章于吳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則夫仲是太王之子而周章之叔亦稱虞仲

荀子曰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閒簟席之上儼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勃然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

夷逸

夷逸。夷氏。逸名。封姓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

朱張

朱張字子弓。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 荀卿曰荀子名況卿者時人尊而號之也 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閻陋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時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得容庶名也乎諸侯莫不歸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

孔穎達曰柷所以作一曲

少連見論語大連未詳孔子曰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干繚缺方叔陽武襄

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蓋自商已然矣干繚缺皆名也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鼓者名方叔播鼗者名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見通志氏族畧

亞飯　三飯　四飯

白虎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三飯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播鼗

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倕作鼗　纂要云樂之所成曰鼗　爾雅云大鼗

之始其尊卑故以將諸侯之命發所以節一唱之中其事稍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凱安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樂殺斯

謂之麻小鼗謂之料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音清而不亂闕里誌云鞉鼓面濶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絲以朱漆架架之

周禮春官瞽矇掌播鼗禮書云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而其御鄭氏以爲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鼗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

師襄

師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也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

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

子避席再拜曰蓋文王操也出史記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流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出列子

禮記周公抗世子法于伯

魯公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

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詳諭是以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虛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傅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出荀子伯禽之魯三

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

肹魯東郊之地名也即季氏之費邑

邑外曰郊郊外曰遂

姚園客曰周有八士朱註

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先是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亂其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牿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勿敢棄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踰墻垣魯人三郊三遂峙爾芻茭糗糧楨幹儲峙汝糗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八士

八士南宮氏周文王時皆爲虞官掌山澤之利故晉胥臣曰即臼季文公臣文王之

節位也誦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今河南府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云　馬融鄭玄曰八士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朱子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　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即叔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周書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士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八士墓在咸陽縣

伯仲叔季

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

未定我隱顯介以為亦隱者流其蓋此爲皆紀聖賢流落不偶遊世獨立之士所甚樂士游家山詩仙為時所謂殊士避難說此焉多流賢遂遁者良板尚子枯貨繼季應呼退執則季隨因隱者也

薛氏云子至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宮氏雍大記亦載之

百家衆技耳目鼻口　詳

莊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居肆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處士必于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

諫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諭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諷諫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手掃席前曰拚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灑掃應對進退

曲禮云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音吸○扱斂取也以箕自向斂取糞穢不得箕向尊者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坐有几行有杖操從弟子職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咡音二○掩口而對謂童子當以手障口氣而應對不敢使氣觸長者也從於先生先生父師之通稱不越路而與人言恐敬有所分遭先生於道趨而進趨進者恐有教令也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趨退者不敢並行也見父之執執父同志者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本末

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不敢臣即蕭
戈用于車右
豐縣困共御
縣是也不敢
攻平首之喜
門騎竿之家
法戎郯三梁
閈齊鄭之遺
風也

不與其類不能學樂由此觀之素乃所以爲本

堂堂

孔子曰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耀是可想見堂堂處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郕孟氏邑齊二百莊子徼之齊師徼要擊。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隘道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齊自魯婚姻之國今怨晉而泄之于魯三年伐而五加兵宜諸侯之共怨也故其同圍齊伐齊雍門之萩萩音秋莊子斬其楯以爲公琴。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督揚祝柯曰大毋侵小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於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邾入數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事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以結其好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

宿同朝宿父支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所以爲難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訟子者越月父請止夫子赦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其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曾子蓋述夫子之意云

陽膚

一統志陽膚武城人曾子弟子七八陽膚其一也

士師

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日食之說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浴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有既有不既會及食必在朔

曆家言日體爲月體所蔽故日食食體非有損也日道與月道相交之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暗謂之食既若交不正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兩朔之間日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前後而望則月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月必食月體映日而明但涉經度相當其光已滿或於二交前後對經對緯所受日光傷于大勝陽極反亢故致月體黑暗如染紅濃厚皮成紫也日如大赤丸月如小黑丸共懸一索日上而月下即其下望之黑丸必掩赤丸如食既若旁觀有遠近之差則食數有多寡之異也若日月爲四方四時之氣所蔽或青紅黑無光皆謂之日月薄也 稗編

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

公孫朝 事實無考

世本云桓子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是公子牙六世孫○謚法剛彊直理曰武家語叔孫武叔見于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

路史衞支庶之姓有公孫氏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名州仇曾叔孫成子之子也定公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公若藐竟不能殺之公南爲馬正馬正馬官之長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侯犯爲郈馬正因使殺其宰公若又不能殺之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吾稱其武叔之劒以告必觀之公若必請觀之吾僞固而受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劍者因以劍鋒末授之則可殺公若使如之使圉人如其言以見公若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謂我聞有命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殺之侯犯請出奔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邑）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以賜寡君）十二年叔孫武叔帥師墮郈哀公二年春叔孫武叔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武叔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三年叔孫武叔季孫斯帥師城啓陽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齊地）武叔以政在季氏不欲出戰季

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代文家先[illegible]

孫使冉求從於朝叔孫呼而問戰焉冉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傳出左　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括結也括髮當在小斂後尸出前今武叔待尸出後然後袒括失禮節矣子游曰知禮孔子曰武叔焉知禮哉其所事者禮之末節也

曆數

史記曆書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孔稚珪云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天造曆歸日登皇鑿靈寓宇執曆河岳　天曆逐獄訟之歸神明隨謳歌之去刪釋隋刪

玄牡

禮記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色　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色　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用

周尚文故受命而後征

誼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之行所謂道也惟后綏之必待君師之戢而後能使之安也

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亡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也

赤犬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乞加罪于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

武王大賚

武王初即位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牛放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示不復用也于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詩云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周親仁人

無度者無法

泰誓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

也朋家作仇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也

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

夢協朕卜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

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權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

鈞矣是爲五則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鴻臚掌之

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黃鐘之管重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六甲爲六旬一歲有八節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象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量

漢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庣音條○庣不滿之處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其上謂仰斛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縻散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度

中者不大不小也

高一分為陽廣一分為陰

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漢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音約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

因利

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